

文学遺產

选集

二輯

文学遺產选集

二 輯

文学遺產編輯部編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689 字数 230,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插页 2

1957年4月北京第1版 195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定价(6) 1.00 元

出版說明

繼“文学遺產選集一輯”之後，我們現在又編輯了這一本選集二輯。其目的還是為了能滿足古典文學研究者和愛好者的便於查閱與保存的要求。收在這本集子中的文章共有三十一篇。這些文章絕大部分是從“文学遺產”六十一期至一百二十期中選出來的，僅有少數幾篇是從“文学遺產”六十一期以前及一百二十期以後選出的，因為這幾篇文章與我們所選定的這個集子中的文章有很密切的關係，為了便於讀者查閱起見，所以我們也把它們選在這裡了。

本集所選的文章，有關於討論研究古典文學觀點、方法的兩篇，有關於評介已出版的中國文學史的二篇，有關於詩經周頌嘒嘒篇的三篇，有關於研究和討論唐代詩人和詩歌的十篇，有關於研究元曲作家及作品的一篇，有關於評介明清小說及其作家研究的八篇，可供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者及教學工作者參考之用。至於“文学遺產”上已發表的關於李煜詞的討論的文章，因為我們另編有“專輯”，所以沒有搜集在這裡。

本集所選的文章，大都保存原發表時的本來面目。

“文学遺產”編輯部

1956年10月

目 次

致作者·····	編輯部 (1)
關於退稿·····	編輯部 (3)
反对对引文的不严肃态度·····	編輯部 (6)
談大塊文章·····	怀 霜 (9)
談結論·····	曹 荃 (12)
關於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傾向·····	李希凡 藍翎 (14)
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傾向·····	邓紹基 (26)
評李著“中国文学史略稿”·····	金申熊 刘世德 沈玉成 (43)
評林庚著“中国文学簡史”·····	秦 准 (56)
關於周頌噫嘻篇的解釋·····	憇 之 (74)
讀了“關於周頌噫嘻篇的解釋”·····	郭沫若 (80)
關於詩經噫嘻篇昭假一詞意义的問題·····	胡毓寰 (83)
關於中国古代抒情詩中的人民性問題·····	李澤厚 (89)
王維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	陈貽敏 (115)
李白詩歌的现实性及其創作特征·····	范 宁 (124)
談李白的詩歌·····	裴 斐 (135)
談研究李白的几个問題·····	时 萌 (159)
略談岑参和他的詩·····	刘开揚 (178)

- 从白居易的詩歌中看唐代的乐与舞……………易原符(189)
- 关于“長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评价……………堵斌傑(202)
- 談“長恨歌”……………罗方(208)
- 論“長恨歌”的主题思想兼及其爭論……………林志浩(214)
-
- 談关汉卿及其作品“竇娥冤”和“救風塵”……王季思(226)
- 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王利器(238)
- 紅樓夢中所反映的新的意識形态的萌芽……林庚(247)
- 簡論三国演义“赤壁之战”的故事和人物描写……………陈辽(259)
- “三俠五义”的思想和艺术……………熊起渭(270)
- “封神演义”的精华和糟粕何在?……………可永雪(280)
- 刘鶚及其“老殘遊記”……………劳洪(292)
- 聊齋全集中的“醒世姻緣”与“鼓詞集”的作者問題……………路大荒(303)
- “水滸后傳”作者陈忱的爱国思想……………徐扶明(310)

致作者

編輯部

作为一个报纸的副刊，作为一个讨论和评介古典文学的周刊，每期只有容纳一万二千多字的篇幅，但每月却平均收到一百二十万字以上的稿件，应当说是够多了。然而，这众多的来稿中，能够被选用的却只佔百分之三左右，这又不能不使我们作编辑工作的人发愁。

当然，文章没有被更多地採用，原因是很多的。根据来稿情况看，我们觉得最主要的是作者对于本刊的方针、任务的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因而在来稿中就有一部分不适合在本刊登载的，例如诗、词的翻译、关于周秦诸子哲学思想的介绍、美学理论等等；还有的作者对于本刊的篇幅未作恰当估计，寄来的文章多在万字以上，甚至把十万字以上的注释、整理、研究著作也都寄来了。对于这样一些稿件，我们当然是很难採用的。

因此我们感到有必要在这里再次向大家讲清楚本刊的方针、任务，以及我们对大家的要求。

随着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本刊也是在不断的发展中。今年年初我们重新考虑了本刊的方针、任务，确定这是一个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讨论问题的刊物；並提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整理、研究、评介我国古典文学遗产。如果来稿中有比较专门性的，篇幅较长一些的、为周刊所不能容纳、而又有一定的价值的稿件，我们就另编不定期的“增刊”来登载。但

我們主要的工作却是編輯周刊。

“文学遺產”周刊是一个報紙的副刊，但是过去本刊所發表的文章，篇幅較長的過多，显得比較沉悶一些。今年我們虽然有些改变（比如为了配合有些讀者的需要，發表了一些較為簡短的評介明、清小說的文章，在刊物的活潑性上有所改进），但大塊文章仍然不少，这就使許多讀者感到讀起来很費力，缺乏兴趣。也有一些讀者觉得本刊某些文章的水平不够高，又有讀者認為某些批評文章态度不够好。因此我們觉得必須向大家提出如下几点呼吁：

一 文章力求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做到言之有物，反对教条主义的空空洞洞的文章。

二 提倡与人为善，实事求是的批評态度。

三 提倡文章写得比較講究，有風格，有文学意味。欢迎短小精悍、生动活潑、表現形式比較多样化的文章。

四 除了研究、評介的文章外，本刊也欢迎对研究作家和作品有帮助的考据文章。讀書札記、通信討論、詩話、詞話一类的文章，本刊也可以刊載。

以上各点，是本刊編輯部考虑广大讀者的意見，向大家提出的恳切的要求。希望大家積極地支持我們，共同来办好这个刊物。

（1956年8月19日本刊第118期）

關於退稿

編輯部

退稿是我們編輯部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我們最感吃力的工作之一。

退稿工作如果作得不好，就很容易引起作者對編輯部的意見，也會給工作帶來一定的損失。比如說，對於一篇文章，作者認為它大有登出的必要，但經過審閱之後，編輯部卻認為由於質量或其他關係不适宜於發表，這樣就可能引起作者的不滿。倘發表質量較差的文章呢，便又會引起讀者的反對，不是用來信就是用電話來質問我們為什麼要發表這樣的文章。有時某些作者由於沒有採用他們的來稿，竟寫了長信來質問我們是否對他們的文​​章只看了題目而未看內容。又有不少作者還質問我們是否與某某被批評者有甚麼關係。有的甚至斷定我們有權威思想、情面思想等等。當然，這些都是因為不明了我們工作的真實情況才發生的誤解。我們的工作不可能沒有缺點，但不用的稿子都是經我們反復審閱了以後，認為有不能發表的理由才退還的。即從退稿與用稿的比例來看，用稿雖只佔來稿的百分之三左右，但較之創作刊物的採用率，還是較高的。

至於作者要求在退稿時提具體意見的問題，過去我們在稿約上曾經說過，不一定對每一篇退稿都提出具體意見，但絕大多數的作者仍然這樣要求着。從作者方面着想，這種要求是值得同情的。不過由於我們人力有限，對絕大多數作者的稿子提具

体意見，实际上是有困难的。有时我們在退稿信中已提出意見了，可是作者却又表示不同意，写信来辯駁、斥責，於是我們又不能不写回信反复說明、解釋。这样又消耗了不少的精力，直接影响了編輯工作。我們認為在編輯部的日常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是选稿，是对选出来准备刊用之稿再加审閱，帮助作者將它改得更加完善等等。这就是說主要的精力應該放在可以發表的稿子上。因为我們的任务是把刊物办好，这样来为广大的讀者服务。至於对不能刊用的稿子，从办刊物的任务說来，主要是要求我們的選擇和判断沒有錯誤。因此，在这个問題上，希望取得热心支持本刊的作者們的諒解，不要責备我們沒有对每一篇退稿提出詳細的具体意見。

当然，我們已往的退稿工作是存在着不少缺点的。例如，我們常常因害怕引起过多的爭論，害怕打乱我們的編輯計劃，在选登稿件上便不免有些縮手縮足，顧慮重重，給自己的工作制造出一些清規戒律，致使一些質量虽不高、但提出了問題，可以引起討論的文章（如關於“儒林外史”、“聊齋志異”是否有民族思想，“汉宮秋”是否有爱国思想等等問題的某些来稿），未能發表，沒有展开对这些問題的自由論辯。或者，有些問題虽然已經提出討論了，也未能使大家暢所欲言，討論得更加徹底。或者，在發表某些批評文章的时候，也不曾組織被批評者写出自己的意見来进行反批評。我們过去工作中的这些缺点，今天看来都是和党中央提出的“百家爭鳴”的方針不完全符合的。这也是我們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力求改进的。

關於有些作者在研究工作中和写作中要求得到一些具体帮助的問題，我們想可以这样解决：可以多征求自己單位对这方面有知識的同志們和自己可能联系的專家們的意見。我們編輯部

只有寥寥几个人,而且决不可能对古典文学各方面都有研究,因此,我們觉得如果作者和自己切近的同志或專家共同研究,那比从我們这里得到意見,就更要及时和有益些。

(1956年8月26日本刊第119期)

反对对引文的不严肃态度

編輯部

我們在来稿中，常常發現作者的引文有錯誤，而且这种現象还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有时甚至好些並非初学写作者，而是專門作研究工作的人也如此。因而这在工作上給我們增加了不少困难：往往为了一篇文章的引文，我們就得以整天的時間和精力去替作者詳細校正。此外，在引文中將原文任意割裂歪曲的現象也相当普遍，这更是不可原諒的！關於这些問題，我們曾不止一次以書面的方式，或在口头上向大家提出过，希望能够得到改正，可是直到目前，似乎仍未引起应有的注意。因此我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当作一个問題提出来，向作者們再度呼吁，希望能够迅速改变这种对待引文的不严肃态度。

为了說明問題，我們試举出已發表的稿件中的几个例子来談談：

一 本刊第九十五期發表的“評‘国風选譯’”，全文五千字，但引文有錯誤或不符合事实的地方，經我們校出的就有二十八处。如作者引陈子展的一句話“这一篇詩的本义是什么？是判郑昭公不能用賢臣呢？”却写作“这篇詩的本意是說什么？是判郑召公不能用賢臣呢？”在二十一个字的引文里，他減少了一个“一”字，增加了一个“說”字，錯写了一个“义”和“昭”字。甚至作者把別人的引文随意改写的情形也有：如陈子展在前言中說“国風詩篇大都是歌謠，民間口头創作，不是一时一人之作”，作者在

引文里却改写为“国風是民間歌謠，非出於一时一人”，并且还加上了着重号。更严重的情况是，歪曲别人的译文。作者在他的原稿上有“再如‘相鼠’‘人而無仪’，硬译作‘人而沒有面子’”，經我們查对，陈子展原書是“人而無仪”译作“人而沒有威仪”，只有“人而無止”才译作“人而沒有面子”。这显然是張冠李戴了。

二 本刊第九十九期“琵琶記是怎样的一個戏曲”，作者引陆放翁“小舟游近村三首”中一首第四句写作“滿街爭唱蔡中郎”，經我們查对了四部叢刊本“精选陆放翁詩集”及世界書局“陆放翁全集”，都写作“滿村听說蔡中郎”，七个字就錯了三个字。在同文中作者引用“琵琶記”第十出“杏园春宴”：“哭歧婆”，把“花如錦綺”錯写为“花如錦綉”，把“天街賞遍方归去”錯写为“天涯賞遍方归去”。

三 本刊第七十三期“略談鮑照”一文，作者甚至將所引篇名也随意改变。他在原稿上写作“肖子显‘南齐書’的‘文学傳論’也說……”，經校正后改作“肖子显在‘南齐書’列傳第三十三‘文学’中‘賈淵’篇里說”，这可見作者任意加上“傳論”二字，並且把出处写得很不詳明。

四 本刊第九十八期“評‘關於屈原作品的真偽問題’”，作者在引屈原“惜往日”时不根据可靠的本子，因而將“遂自忍而沈流”写作“遂自沉而沈流”，把“惜壅君之不昭”写作“惜壅君之不識”。同一作者，發表在本刊第六十期的“談生搬硬套”一文，在原稿上竟將毛主席在“矛盾論”里的一段話都引錯了。毛主席的原文是：“……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問題、解决糾紛、处理工作、指揮战争）。”旁边有黑点的，就是作者在引用这段話时漏掉的。“到”和“去”的漏掉也許由於作者的疏忽，但括号里的四

个短語，明明紧接着上面，是一个完整句子的一个組成部分，作者却有意抹去，这無論从文法上、从意思上都講不通，而这种作法首先就是不能容許的。可是作者所引用的也还只是一个完整句子的一半，沒有把前面“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認深入事物里面精細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引出，因而作者就犯了把原文随意割裂的錯誤。这类性質的錯誤，在不少作者的文章中是常常遇到的，他們只割取別人原文的一句主語或謂語，或者取这一句的主語，然后湊上另一句的謂語，总之东找半句西找半句，只圖与自己的意思相合，而不顧原文的意思，像这样的例子很多，現在在这里便不及一一列举了。最近本刊第一百另 一期“魯迅先生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文長不过七千余字，而引用魯迅先生的原文，凡增字、漏字之处就有三十几处之多，这不能不令人非常吃惊！又在同一篇中，作者引用馮雪峯同志在“过来的时代”書中“關於魯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文的一段話，大約只一百五十字，也錯了四处，不知是不是因为作者所根据的是二手材料所致？

以上所举的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我們某些作者，甚至是專門从事研究工作的同志，在写作态度上也还是多么不严肃。我們提出这个問題来，希望引起大家严重的注意，不要把这个根本的写作态度看作是無关紧要的。我們盼望所有从事写作的同志，在引用別人的文章时，应当实事求是，应当根据可靠的原材料自己仔細地校对一遍，並且不要割裂別人的文句歪曲原意以适己用，这样才是对自己負責，也是对讀者負責的正确态度。

(1956年5月6日本刊第103期)

談大塊文章

懷 霜

近几年来，我們常常在报刊雜誌上看見一種短話長敘式的大塊文章。當然，對於一篇文章，不能只用長短來衡量它的優劣，根本問題還在於文章的質量。但由於這種大塊文章在报刊上的流行，就常常給讀者以一種感覺，覺得要讀完它，確實是很大的負擔。最近筆者曾遇見一個有相當水平的讀者，他說，目前在刊物上所發表的長篇文章實在太多了，黑壓壓的一大片，他只能用一目十行的辦法來讀它：即是首先將那些不關重要的段落粗略地用眼睛滑覽過去，而只從其中去專找出主要的幾段來讀。實際上，值得讀讀的也只有那麼幾段，其餘的多系空話。這種閱讀法是否正確，我們暫且不去研究它，不過從這種情況已可以看出，讀者對於某些空話較多的文章，所抱的是何等樣的態度了。

就“文學遺產”這個刊物所發表的文章來說，雖然還少有那種空話連篇的情況，但短話長敘，不嫌辭費的文章仍是不在少數的。而且聽編輯部說，最近的來稿中，那種一萬二千字左右的文稿已漸次增多。似乎這些好心的作者已預先替這個刊物算好篇幅，而自己的文章又正適合於一期登完的條件似的，所以才恰恰寫成這樣字數的文章來。如果常常照這樣讓一篇文章佔一整版，這個刊物就很難完成供給大家討論問題和發表研究心得的園地的任務了。同時，更難將刊物編得生動活潑，廣泛地反映關

於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各种意見，使大家都有爭鳴的机会。

要消除那些較為空疏的大塊文章，我們就勢必還需得研究一下产生这种文章的原因。依笔者看不外以下几种。自然，这些看法不一定正确，現在仅提出来供大家研究：（一）这当然不能不与編輯部自己所制造而成的清規戒律有关。那即是对於文章的要求，往往过分地強調全面，好像在一篇文章中，思想性、艺术性、人民性，样样都必須談到才好似的；（二）在作者方面，顧慮也頗为不少。例如害怕讀者說写得不够全面，害怕提出自己独特的意見来会挨批評，因而在写作时，常常採取面面俱到的写法，这样就不自覺的把文章拉長了，而自己的許多論点也难免陷入人云亦云的境地；（三）有些作者對於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往往舍不得割愛，在写文章时，竟不惜將所有原始材料全都摆了出来，而不是从大量材料中去得出結論和論点，然后主要用自己的語言和在必要时选用最典型的材料來說明自己的論点（写考据性的文章时自然难免材料要多用一些，但这种文章也仍然是要說明問題，解決問題，並且总还是希望有較多的讀者看，所以材料也还是需要多加選擇）；（四）語言文字不精煉，不善於像魯迅先生那样“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以致弄得短話長敘，辭多於理。凡此种种，都不能不說是造成产生大量大塊文章的一些原因。

这种現象是不是可以克服呢？依笔者个人管見，認為完全是可以克服的。毛澤东同志写的“‘共产党人’發刊詞”，是一篇总结中国革命的几个主要問題的經驗的論文，全文却不过七千多字。魯迅先生“‘硬譯’与‘文学的階級’”，是一篇富有战斗性和說服性的名文，全文也不过一万零几百字。为什么我們就不能为報紙副刊写一些几千字長的内容充实、文字也比較講究的

文章呢？

当然，因为問題比較复杂而不得不写得長一些的学术論文也是需要的，不能否定它們的存在的权利。但 它們的适当的發表地方應該是篇幅較多的杂志，而不是只有一版大小的报纸副刊。

(1956年9月9日本刊第121期)